



国

学

入

门

丛

书

“说话”是古代一种生动的艺术形式，相当于现代的说书。话本是说话的记录，它把说话人的口头创作，经过写定，加以刻印，成为一种新型小说，是中国通俗小说的起源。宋元时代特别发达。

该书对宋元话本的产生与流传，题材和体制作了要言不烦的介绍，并对它的艺术特色与文学地位进行了精当的评析。作者程毅中先生是位学识渊博，著述颇丰的中国文学史专家。该书行文晓畅，引例丰富，夹叙夹议，是一本十分耐读的古典文学的入门读物。

宋元话本

程毅中 著

入门



中华书局



国 学 入 门 丛 书

宋元话本

程毅中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元话本/程毅中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4(重印)

(国学入门丛书)

ISBN 7-101-03620-1

I. 宋… II. 程… III. ①话本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宋代

②话本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元代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2017 号

书 名	宋元话本
著 者	程毅中
原版责编	徐调孚
新版责编	高 天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4 月北京新 1 版 2004 年 4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规 格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 字数 85 千字
印 数	4001—9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3620-1/I·463
定 价	9.00 元

序

国学的名称起于近代,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为了区别于西学,于是称中国本有的学术为国学。清代学者论学术,将学分为三类:一为义理之学,二为考据之学,三为词章之学。义理之学即哲学,考据之学即史学,词章之学即文学。这是举其大略,详言之,词章之学包括文艺学、文字学、修辞学等。义理、考据、词章之外,尚有经世之学,即政治经济学说,以及军事学、农学、治水之学等。现在已到 21 世纪,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学术研究、参加世界学术论坛;但是对于本国的学术传统亦应具备明确的认识,要正确全面地了解本国的学术传统,对于本国的学术成就有一定的理解。要想在参加世界学术竞争的同时对于本国的学术亦有明确的理解,研究本国的学术史,还是必要的。近百年来,许多学者对于本国学术的成就有较详的论述,写出一些关于国学的著作,这是值得注意的。其中一些学有所成的专家,将自己的所得融会贯通,写成内容深入浅出的小书,方便有兴趣的初学者,是青年学生研究国学很好的入门书。中华书局将这些关于国学的小书汇编为“国学入门丛书”,有助于引起青年对于国学的兴趣,并为有志于研究国学的读者提供了方便,这是



值得赞扬的。中华书局编辑部同志邀序于余，于是略述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向读者推荐。

張岱年

2002 年 12 月于北京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说话和话本

- 第一节 说话的渊源..... 1
- 第二节 宋元的说话 10
- 第三节 话本的编写和流传 29

第二章 讲史

- 第一节 讲史的名目、体制和题材..... 36
- 第二节 讲史的主题思想 50
- 第三节 讲史的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 58

第三章 小说

- 第一节 小说的题材和篇目 64
- 第二节 小说的体制 70
- 第三节 小说的思想性 79
- 第四节 小说的艺术性 89

第四章 说经及其他

- 第一节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西游
记平话》 107
- 第二节 说诨话与《问答录》..... 121

第五章 宋元话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 第一节 话本的历史意义..... 131



第二节	话本在小说发展中的作用	135
第三节	话本对其他文学作品的影响	141
改版附记		148





第一章 说话和话本

第一节 说话的渊源

什么叫做说话？“说话”就是讲故事，相当于现代的说书。古代人把故事称作“话”，这个名词早在隋唐时代就这样运用，见于《太平广记》卷 248 引《启颜录》：

（侯）白在散官，隶属杨素，爱其能剧谈。每上番日，即令谈戏弄，或从旦至晚始得归。才出省门，即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以〔与〕玄感说一个好话。”

这里所谓“说一个好话”，就是讲一个有趣的故事的意思。侯白是一个善于说笑话的人，当时的官僚大臣就把他当作艺人看待，专门让他讲故事作为娱乐。后来人们就把讲历史故事叫做说古话，把小故事叫做小话^①。直到现在，我们还是把逗乐的故事叫做笑话。

说话这个名称虽在隋唐以后才流行，可是说故事这件事情却是早就有的。鲁迅先生在谈到小说起源时曾

① 参考孙楷第《说话考》，见《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作家出版社 1956 年第一版，27 页。



说：

人在劳动时，既用歌吟以自娱，借它忘却劳苦了，则到休息时，亦必要寻一种事情以消遣闲暇。这种事情，就是彼此谈论故事，而这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①

根据现有的资料，大致可以肯定上古时代就有讲故事的说唱文学了。例如《荀子》里的《成相篇》，很多研究者都认为它就是采用当时流行的民间说唱文学体裁写的。从唐代的变文、俗讲一直到现代的弹词、鼓词，都是带有唱词的说书形式。古代的口头文学多半是有说有唱的，而且往往以唱为主。后世才逐渐变为以说为主，甚至只说不唱了。然而直到现代，说书还是作为曲艺中的一种，说和唱几乎是分不开的。单纯的说话可能发展得比较晚。三国时曹植曾在邯郸淳面前背诵“俳优小说”^②。“小说”和“俳优”连在一起，而且用来背诵，可见已经是一种口头演说的文艺形式，和《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小说家有所不同。南朝陈始兴王叔陵是一个喜欢看杂戏的，他曾在深夜里，“呼召宾客，说人间细事，戏谑无所不为”^③。这可以说是说话的一种早期形式。真正把说话当作一种

① 《鲁迅全集》第8卷，《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

② 《三国志》卷21裴松之注引《魏略》。俳优是古代的戏剧演员，一般都带有滑稽性，近似丑角。

③ 《南史》卷65《陈始兴王叔陵传》。“人间”即“民间”，唐人避太宗李世民的讳，“民”字都改为“人”字。



文娱活动,那应该是唐代的事情。郭湜《高力士外传》里有这样一段话:

太上皇移仗西内安置。……每日上皇与高公亲看扫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讲经、论议,转变、说话,虽不近文律,终冀悦圣情。

太上皇就是唐明皇李隆基。这时候他被儿子肃宗皇帝关禁在冷宫里,非常苦闷,所以高力士就想办法给他解闷。我们知道,讲经和转变都是唐代非常流行的说唱文艺形式,说话和它们相提并论,当然也是一种同类性质的东西。这时候是上元元年(公元760),说话不但在民间流行,而且也进入宫廷了。

在此以后不久,诗人元稹写的《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里,有一句说:“光阴听话移。”下面自注:“又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①这首诗写于元和五年(810),指的是他在前两年和白居易一起玩乐的事,新昌宅就是白居易在长安新昌里的住宅。所谓“一枝花话”就是李娃的故事。李娃是长安有名的妓女,别名一枝花^②。她的故事详见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所写的《李娃传》。元稹和白居易在新昌宅所听的“一枝花话”,到底是谁说的呢?这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他们

① 《元氏长庆集》卷10。

② 见曾慥《类说》卷28《异闻集·沂国夫人传》及罗烨《醉翁谈录》癸集卷1《李亚仙不负郑元和》条。



请艺人到家里来表演^①；另一种可能是白居易自己在家里讲这个故事。依我看来，第二种可能性比较大些。因为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各种版本的《元氏长庆集》，都只说是“尝于新昌宅说一枝花话”，而没有说是听别人说话。说话的好像就是他们自己。而且白行简在《李娃传》里又说：“予伯祖尝牧晋州，转户部，为水陆运使，三任皆与生为代，故详谙其事。”似乎当时还只有白家的人才熟悉这个故事。而且，当时文人们确有聚集朋友在一起夜话消遣的风气，有不少传奇文就是在这种风气下产生的。《李娃传》末尾也说到：

贞元中，予与陇西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国之事。公佐拊掌竦听，命予为传。乃握管濡毫，疏而存之。

可见这一回确是白行简自己在讲故事。

不管“一枝花话”是艺人说的也好，还是白居易自己说的也好，元稹诗注里至少说明了这样一些情况：在公元九世纪初，说话的风气相当盛行。不仅进入宫廷，如上引《高力士外传》所说，而且也进入了第宅。“一枝花话”是唐代开始流行的一个话本，一直流传到明代未曾失传，至

① 《渊鉴类函》卷248引《异闻录》作“顾复本说一枝花”，但不知它根据什么。如果可靠的话，那么顾复本可能就是说话人的姓名。但《类说》本《异闻集·汧国夫人传》末有“本说一枝花自演”的话，“自演”即“自寅至巳”的讹文。



今还保存着两种版本^①。如果它最初是由艺人传播出来的,那么可以说明它的影响很大,不但白居易等人爱听,而且还采用说话的故事写成了传奇;如果它最初是由白居易家里人传播出来的,那么也可以说明文人们曾采用过说话的形式来讲故事,而“一枝花”也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话本。元稹曾说“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可见此话说来很长,自寅至巳就是八个小时,决不会像《李娃传》里所写的那样简单。由此可见,唐代说话的艺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唐会要》卷四曾载:“元和十年(815)……韦绶罢侍读。绶好谐戏,兼通人[民]间小说。”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篇》里又提到:“予太和(827—835)末,因弟生日观杂戏,有市人小说,呼扁鹊作褊鹊字上声。”这里所说的“民间小说”和“市人小说”,应该属于杂戏中的说话,和宋朝人所说的“市瓦伎艺”相同。而且段成式还说是因为他弟弟过生日才看的杂戏,就像近代的喜庆堂会一样,应该是召请艺人来家里表演作为娱乐的。李商隐的《骄儿诗》里有“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两句,现在不少研究小说史的专家都认为这就是唐代已经有说三国志故事的证据。现存唐代文献中,还保存着“死诸葛走生仲

^① 《醉翁谈录》所载宋代话本名目中有《李亚仙》一本。今存《最娱情》本《郑元和》及《燕居笔记》本《郑元和邂逅李亚仙记》,像是明代的修改本。



达”的故事^①，更足以证明三国故事早在民间流传了。贯休的《观怀素草书歌》里还有这样一些句子：

醉来把笔狞如虎，粉壁素屏不问主。乱拿乱抹
无规矩，罗刹石上坐伍子胥，剌通八字立对汉高祖。

……忽如鄂公喝住单雄信，秦王肩上剔著枣木槊^②。
这些人物形象，很可能也是从民间说话的《春秋列国志》、《汉书》、《隋唐》等故事里采取来的。

唐代曾有说话的杂戏艺术，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现存的话本不多。除了有《李娃传》可以作为一枝花话的节要本来参看之外，还有一个敦煌写本的《鹞山远公话》^③，原题就写明“话”字，显然是话本。此外，敦煌写卷中还有许多说唱文学，也是可以作为话本看待的^④。例如有一本《韩擒虎话本》，原来并没有题目，只是末尾有“画本既终，并无抄略”的话，有人认为这个“画本”就是话本。这是可以相信的。即使它原来的确不叫话本而叫画本，它的性质也和话本不会有什么不同。因为唐代有一种照着图画讲唱故事的文艺形式，叫做变文，它也可以说是说唱文学的话本。那么这篇韩擒虎故事叫做画本，也可能和变文一样，是有画图作为参照的。敦煌变文中有不少是说唱佛经故事的，如《八相变》、《破魔变文》、《降魔变文》、

① 参看《文学遗产增刊》第十辑，一粟《谈唐代的三国故事》。

② 《禅月集》卷6。

③ 见《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卷2。

④ 以下所引敦煌写卷，都收在《敦煌变文集》里。



《目连变文》等；但还有许多是说唱历史故事的，如《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王昭君变文》、《李陵变文》、《张义潮变文》、《张淮深变文》等。虽然说唱变文叫做转变，表示它是以唱为主要特点的，和以说为主要特点的说话稍有区别，然而也不妨把它看作一种早期的讲史话本。这里引录《汉将王陵变》开头一段作为例子：

忆昔刘项起义争雄，三尺白刃，搏〔拨〕乱中原，东思禹帝，西定强秦。鞍不离马背，甲不离将身。大陈〔阵〕七十二陈，小陈三十三陈，陈陈皆输他西楚霸王。唯有汉高皇帝大殿而坐，诏其张良，附近殿前。张良闻诏，趋至殿前，拜舞礼中〔终〕，叫呼万岁。汉帝谓张良曰：“三军将士，受其楚痛之声。与寡人宣其口敕：号令三军，怨寡人者，任居上殿，擗寡人首，送与西楚霸王。”三军闻语，哽噎悲啼，皆负戈甲，去汉王三十步地远下营去。夜至一更已尽，左先锋兵马使兼御史大夫王陵，右先锋兵马使兼御史大夫灌婴，二将商量，拟往楚家斫营。张良谓灌婴曰：“凡人斫营，先辞他上命；若不辞他上命，何名为斫营！”二将当时夜半越对，唬得皇帝冷背汗流。汉帝谓二人曰：“朕之无其诏命，何得夜半二人越对？”遂诏二大臣，附近殿前：“莫朕无天分，一任上殿，擗寡人首，送与西楚霸王亦得。”王陵奏曰：“臣缘事主，争敢如然！臣见陛下频战频输，今夜二将拟往〔楚家〕斫营，拟切我王本情。”皇帝闻奏，龙颜大悦，开库赐雕弓两张，



宝箭二百只，分付与二大臣：“事了早回，莫令朕之远忧。”二将辞王，便往斫营处，〔从此〕一铺，便是变初。

此是高皇八九年，自从每每事王前，
宝剑利拔长离鞘，雕弓每每换三弦。
陵语大夫今夜出，楚家军号总须翻，
选拣诸臣去不得，将军擐甲速攀鞍。

灌婴大夫和曰：

自从挥剑事高皇，大战曾经数十场，
小阵彭原都无数，遍体浑身刀箭疮。
不但今夜斫营去，前头风火亦须汤。
白羽新雕一百双，龙剑新磨利若霜，
倘若今夜逢项羽，斩首将来献我王。

除了变文之外，敦煌写卷中还有许多讲历史故事的说唱文学，名称各有不同，体裁也略有差异，但性质是相似的。如《韩朋赋》、《晏子赋》、《前汉刘家太子传》、《唐太宗入冥记》（题目原缺，今人拟加）等。值得注意的还有一本叫做《季布骂阵词文》，又名《捉季布传文》，全篇是七言唱词，讲的是汉高祖捉拿季布的故事，最后两句说：“具说《汉书》修制了，莫道词人唱不真。”可见当时确有说唱《汉书》的词人，他们的话本叫做词文，也就是后世的词话。另外又有一本《季布诗咏》，形式和《季布骂阵词文》相同，但内容却是讲张良唱楚歌散却楚军的故事。现在拟名为《董永变文》的一篇唱词，原来并无题目，从体裁上看也像是词文。最后还应该提到唐代的俗讲，也就是讲唱经文。



它是把佛经改编为说唱体,用来吸引听众,宣传佛教。当时有不少人爱听这种俗讲。据赵璘《因话录》的记载,有一个俗讲法师,名叫文淑,最为听众欢迎,据说“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虽然讲的是佛经故事,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等讲唱文,也可以算作说话的一种。宋代的说话人中,就有说经说参请一家。敦煌本《辞道场文》^①里曾说:“讲经直作耶娘相,说话还同父母因。”把说话和讲经连在一起说,显然二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和尚既能讲经,还兼能“说话”,大概说佛经故事也可以叫做“说话”。

其实,唐代的话本还是很多的。不过,以前人不大注意,所以发掘得不多,研究得也不够。现存的写卷中还有一些像是属于话本性质的。例如《孝子传》这样的作品,看起来好像是一部传记,可是它的体裁却很特别。其中舜的故事,就写成这样的形式:

舜子者,冀邑人也。早丧慈母,独养老父瞽叟。父取后妻,妻谮其夫,频欲杀舜。令舜濬井,与石压之。孝感于天,潞东家井出。舜奔耕历山。后闻米贵,将来冀都而求。及见后母,就舜买米,舜识是母,密与其钱及米置囊中。如此数度,〔后母〕到家,具说上事。〔瞽〕腴〔叟〕拟〔疑〕是舜,令妻引手,遂往市

^① 见许国霖编《敦煌杂录》,原卷为北京图书馆藏,杂字46号。



都,高声唤云:“子之语声,以〔似〕吾舜子。”舜知是父,遂拨人向父抱头而哭,与〔以〕舌舐其父眼,其眼得再明。市人见之,无不惊怪。诗曰:

瞽叟填井自目盲,舜子从来历山耕,
将来冀都逢父母,以舌舐眼再还明。

又诗云:

孝顺父母感于天,舜子涛井得银钱。
父母抛石压舜子,感得穿井东家连。

如果我们把它和另一篇《舜子至孝变文》(即《舜子变》)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一段传文正是变文的缩本,最后两首诗也和《舜子至孝变文》结尾所用的完全一样。而且有诗为证的收尾格式也和后世的话本并无不同。由此可见,唐代的说话已经有多样的形式和大量的作品了。

第二节 宋元的说话

说话这种艺术,到了宋代更为发达。这是有一定的社会原因的。宋朝统一中国以后,生产力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随着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商业也逐步地发展到更高的水平,造成城市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在某些大城市里,聚集了大量的手工业工人和商人、小业主等,形成了一个市民阶层。城市居民在物质生活方面有了显著的提高,相应地在文化生活方面的需要也日益扩大了。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里曾描写了北宋末年东京汴梁